



## 从祛除到归位

——“民族性”在美国犹太教改革派历史进程中的轨迹

冯 琛\*

犹太教改革运动,是中世纪后期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犹太人中期望对犹太教改革的一些思想家与实践者,试图对传统犹太教律法、习俗和教规进行变革。他们的目的是使犹太教适应现代社会、符合新的时代精神。犹太教改革派试图通过这场变革,使犹太人在保持自身信仰的前提下,融入现代世俗社会的生活,获得社会群体广泛的接纳与认可。犹太教改革运动发源于欧洲,却是在美国真正发展壮大,影响广泛。美国犹太教改革派先后制定了四个主要纲领,并且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本文主要是通过对这四大纲领文件内容的介绍与研究,结合改革派观念转变的历史背景,理清改革派主导思想发展的脉络,即从主张去民族性到回归犹太传统、强调民族性的转变。

“民族性”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特征。犹太教是古老的伦理一神教,犹太教是一个具有“民族性”的宗教。犹太人的信仰,以及在历史过程中犹太人逐渐形成的共同生活习惯,都是犹太“民族性”的一部分。正如任何一个民族的存在都离不开它的民族性一样,以犹太教信仰、习俗和民族归属感为主要内容的犹太人的民族性,也是犹太民族之存在的必要条件。

犹太教改革派是中世纪后期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出现于18世纪的欧洲,却是在到了美国之后,才得发展空间,并一度成为拥有美国犹太信徒最多的组织。美国拉比中央大会(Centr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Rabbis, 简称为CCAR)是1889年由美国犹太教改革派拉比们建立的一个全国性组织,意在指导犹太教改革派在美国的生存与发展。主要领导人物是被称为“美国犹太教改

\* 冯琛,中共菏泽市委党校讲师。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革派之父”的伊萨克·梅耶·怀斯拉比。迄今为止,美国拉比中央大会共制定了四个指导性纲领文件,分别是1885年的《匹兹堡纲领》、1937年的《哥伦布纲领》、1976年的《旧金山纲领》和1999年的新《匹兹堡纲领》。这些纲领都基本满足了犹太教改革派在不同时期内发展的需求。作为美国犹太教中的一个最大派别,改革派一直对指导美国犹太人的宗教活动和适应美国的现代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于犹太教改革派的研究对于近现代时期的犹太教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 一、《匹兹堡纲领》的去民族性及其社会历史根源

### (一)《匹兹堡纲领》与民族性之祛除

1885年11月,美国犹太教改革派拉比特别会议在匹兹堡召开,此次会议是由当时担任纽约市“上帝之家圣殿”(Temple Beth El)拉比考夫曼·科勒召集,大会共19名拉比参与并由怀斯主持。大会缔结了著名的《匹兹堡纲领》。纲领对犹太教和上帝、《圣经》和科学、犹太教仪式和律法、犹太饮食和服饰、弥赛亚时代、犹太教的发展及其使命、灵魂不死和社会公正等八个问题进行了具体的阐释。《匹兹堡纲领》的出台,表明了犹太教改革派与传统犹太教之间巨大的差别,具体来看:

第一,对摩西律法和拉比律法的态度不同。传统犹太教认为,无论是摩西律法还是拉比律法,都是来自永恒上帝的神启,作为上帝特选子民的犹太人应该无条件地严格遵循律法,不可妄作更改。改革派则认为传统的确是犹太教的重要指南,但在现代社会中,一切戒律、信条都要作相应的变化,要使犹太教适合“现代主义”的时代精神,比如第三条中提到,“仅仅坚持那些升华和圣洁我们生活的各种仪式,同时抛弃所有那些与现代文明观点和习惯不相适应的陈规陋习”<sup>①</sup>。特别是一些“关于饮食、宗教洁净、服饰的规定”妨碍了现代精神的升华。

第二,对犹太民族定位的不同。传统犹太教中,犹太人是上帝从千百个民族中挑选出来的、接受神启的“一个民族”。而犹太教改革派只是将犹太人看作是一个“宗教的共同体”。改革派认为犹太教可以也必定成为世界性的宗教,而要使犹太教获得更伟大的生命力,就必须打破它本身所包含的种族和民族因素,纲领第五条中明确提出,“我们不再将自己看成一个民族国家,而是当成一个宗教

<sup>①</sup> [美]大卫·鲁达夫斯基:《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傅有德、李伟、刘平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页。



共同体”<sup>①</sup>。改革派将犹太教中的民族性剥离出去，可以看出改革派试图将犹太教发展成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样的普世性宗教。反民族性倾向在这一时期的犹太教改革派中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第三，对弥赛亚观的不同。传统犹太教中弥赛亚是指大卫王的后代，在未来某天，会带领犹太人回到应许之地，开创幸福生活的新纪元。改革派则认为，上帝是所有被造物的上帝，犹太人只是上帝拣选出来的一个优秀的团体，在上帝那里没有任何特权。犹太民族被拣选的目的是作为其他被造物的榜样，并有能力带领他们认识和信仰唯一的上帝。如同对待犹太民族性的态度一样，改革派的弥赛亚观念是对全世界所有人的拯救，而不单指哪一个民族。

第四，灵魂不朽与肉体复活。改革派只承认灵魂不朽的观念，认为肉体复活是没有教义根据的，而且不承认有天堂和地狱。在传统犹太教中，在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之前的《圣经》犹太教时期，也是没有肉体复活这样一种观念的。纲领中也提到，“我们不信仰肉体复活，也不相信地狱和天堂是永久惩罚和回报的场所，这样的观念在犹太教中没有根基”<sup>②</sup>。到拉比犹太教时期才产生了肉体复活的观念。拉比犹太教在发挥了《圣经》中原有的弥赛亚观念后，同时吸收了古希腊哲学中灵魂不死的思想而构成了自己的来世观念。按照《圣经》文本，人是肉体与灵魂的统一体。人产生于尘土，死后埋葬，而回归尘土，没有来世的天堂和地狱。但是在《塔木德》中，人被说成是可以死后复活的。在世界末日，死去的人得以复活，而后接受弥赛亚的审判。义人进入天堂，恶人进入地狱。所以关于肉体复活的说法，改革派的观念并非同传统犹太教观点完全不一致。但是对于《塔木德》为主导的拉比犹太教时期，改革派对灵魂不朽与肉体复活的观念是与之完全不同的。

第五，关于重返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复国主义观点不同。传统犹太教中，自犹太人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流散于世界各地以来，每一代犹太人都持共同的信念，那就是相信当弥赛亚时期来临之际，他们就能回到自己梦魂牵绕的土地上，自由而幸福地生活，所以他们盼望重返巴勒斯坦。改革派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上帝选择犹太人作为“上帝的选民”，就是为了向全人类传播关于上帝的一切，带领他们认识真正的上帝，信仰唯一的上帝，所以上帝将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们完成这一使命。所以没有必要重新返回巴勒斯坦并

<sup>①</sup> [美]大卫·鲁达夫斯基：《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傅有德、李伟、刘平译，第334页。

<sup>②</sup> [美]大卫·鲁达夫斯基：《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傅有德、李伟、刘平译，第334页。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我们不再将自己看成一个民族国家,而是当成一个宗教共同体,因此,我们既不务求重返巴勒斯坦,也不向往在亚伦子孙的管理下从事献祭崇拜,更不会恢复任何有关犹太国的律法。”<sup>①</sup>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派将犹太教定义为一个普世性的宗教,因此犹太人没有必要建立犹太民族的国家。并且自19世纪移民美国的德国改革派盛行将美国看作犹太民族的“锡安”,美国的包容与开放态度给予犹太人前所未有的认可与发展空间。因此当时的改革派视界中,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没有必要。当时的美国改革派领袖怀斯将犹太复国主义形容为“对以色列神圣事业的出卖……是疯子的舞蹈”<sup>②</sup>。

从《匹兹堡纲领》中我们可以看出,犹太教派革派对犹太教的重新定义是反传统、反民族性的。将犹太人的“民族性”祛除出犹太教,目的是使其发展成普世性的宗教。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犹太教的“弥赛亚”观念就变得无比狭隘,不能满足犹太教普世主义的救赎要求。因此,改革派就必须将犹太教中弥赛亚降临所救赎对象,由认真遵守犹太365条律法的犹太人,扩大为所有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既然犹太教祛除了它的“民族性”成为一个普世主义的宗教,那么犹太人就没有必要重新回到巴勒斯坦。

## (二)《匹兹堡纲领》之去民族性的社会历史根源

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后,犹太人被迫流散到世界各地,大部分人辗转来到欧洲各地定居。犹太人因自身的信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遭到歧视与迫害,一些人迫于生存选择进行改宗,也有犹太人以生命为代价捍卫信仰。在这种背景下,散居于各国的犹太人或自愿或被强制走进与外界隔绝的居住区——隔都。随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胜利,犹太人同其他的民族一样取得了公民权,犹太人的法律地位、社会生活等都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犹太人在欣喜的同时也产生了迷茫,如何融入新的社会生活,成为犹太人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所有因素的推动下,促使犹太教进行自身的改革。而犹太教改革派的发源地就在19世纪的德国。

### 1. 早期改革派:对犹太教宗教礼仪的改革

改革初期,最先从犹太教中一些传统的宗教礼仪入手,较有代表性的是德国犹太慈善家以色列·雅克布逊,他被称为“犹太教改革之父”。雅克布逊及他的追随者们主要在四个方面作了一定的改革:首先,对礼拜仪式的改革。雅克布逊

① [美]大卫·鲁达夫斯基:《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傅有德、李伟、刘平译,第334页。

② [美]雅各瑞德·马库斯:《美国犹太人(1585~1990):一部历史》,杨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在他私人的会堂中简化了安息日仪式,并用德语吟唱赞美诗和合唱曲<sup>①</sup>,随后将基督教堂中的管风琴引入犹太会堂,把传统的男声合唱队改编为男女合唱队。其次,对仪式上所使用语言的改革。使用通用语言重写祈祷文,而不仅限于希伯来文。很明显,改革者们希望通过打破语言上的障碍,使犹太人得到更多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更容易地融入主流社会。第三,首创了一种借自基督教的圣殿坚信礼仪式。这是雅克布逊于1810年首创的,是一种无需教义回答考试的坚信礼仪式,雅可布森极大地简化了仪式过程,在安息日《圣经》朗读过后,就为五名男童举行了坚信礼。“从这种坚信礼仪式本身来看,它仿效了新教的同名仪式,因此在犹太教中既无先例也无依据可援。”<sup>②</sup>第四,对祈祷文的修改。将传统中救世主降临带领犹太人重返锡安的内容改为人类对公平、正义的新时代向往。<sup>③</sup>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改革派试图淡化犹太人的民族特性,祈祷书不再是专属于犹太人的,它不仅是拯救犹太人,而且要使全体人类共同得到拯救。

## 2. 改革运动后期:在科学的框架内进行改革

欧洲在19世纪初期经历了一个政治保守主义的时期。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复辟措施使种种反犹限制卷土重来。恰逢此时德国出现了批评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sup>④</sup>思潮,当时德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海涅改宗基督教,对犹太人的信仰观念产生了一定冲击。面对这些困境,有相当一批的犹太人选择了改宗基督教。改宗现象促使犹太教改革派开始从思想上寻求对犹太教进行改革的理论基础,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情况下,一群受过大学教育的犹太青年组织了“犹太文化和科学研究协会”,尝试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犹太历史。其杰出代表是亚伯拉罕·盖革(Abraham Geiger, 1810~1874)。自此,犹太教改革派走上了思想领域的改革征程,在“科学”的框架内架构改革运动的思想理论基础。

以亚伯拉罕·盖革为首的改革派理论家们深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启蒙思

---

① 此外,他还在礼拜仪式中引入一种定期的德语布道。而按照传统惯例,拉比每年只在会堂布道两次:一次是在赎罪安息日(Shabbath Shuva)——赎罪日紧接其后,另一次是在逾越节(the Passover Festival)前的大安息日(the Great Shabbath)。这一年两次的布道主要是为宣讲宗教律法和礼仪,而不是像雅克布逊所仿效的基督教堂布道仪式那样进行道德说教。定期礼拜仪式之外的布道是由传道士进行的。

② [美]大卫·鲁达夫斯基:《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傅有德、李伟、刘平译,第168页。

③ 参见[美]大卫·鲁达夫斯基:《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傅有德、李伟、刘平译,第173页。

④ 浪漫主义的宗教观是将信仰建立在感情和主观经验基础上的。浪漫主义认为理性主义的过度使用使宗教变得肤浅而无意义,失去了宗教本身丰富的内涵和具有的价值,从而导致了人们从宗教中无法得到满足的对精神的渴望。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想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黑格尔的“进化论”<sup>①</sup>和科罗赫马尔<sup>②</sup>的“各民族导师论”<sup>③</sup>。改革者们从黑格尔的“进化论”视角出发,将犹太教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宗教,认为犹太教由内在信仰和外在礼仪两部分构成。其中对上帝的信仰是最根本的。而外部表现形式,即礼仪,应该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予以调整,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在此思想基础上,盖革主张废除“割礼”,并建议取消部分饮食律法。

根据科罗赫马尔的“各民族导师论”,盖革承认犹太教“民族性”的重要历史作用,但在现代社会,“民族性”仅仅成为充分表现先知们曾经赋予犹太教的普遍性特征的一种障碍。盖革又从历史进化论入手,认为犹太人已经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民族,而是一个宗教团体。而犹太人的流散也是这一历史使命的基本条件。所以盖革反对传统民族主义的弥赛亚概念,主张去除关于重返巴勒斯坦和建立犹太国的祈祷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盖革为改革派奠定了思想体系基础。

### 3. 改革派移师新大陆

犹太人从欧洲到美国的大规模移民是从19世纪的中期开始的。19世纪中后期,美国的犹太教改革派呈现东西分野。东部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是费城的拉比艾因霍恩,他在德国就是改革派的知名人士。他主张保持改革派的德国特性,推行激进的礼仪改革。艾因霍恩主张去掉犹太民族所有的特点,最终实现同化。彻底放弃犹太的传统和礼仪,放弃割礼,不再遵守安息日。仅保留“犹太教”这个名称,以实现完全融入美国社会。艾因霍恩延续了德国改革派思想体系,建立起了美国改革派的理论体系。由于他坚持正统的德国改革派思想,在美国的公众影响力有限,但是他建立了美国改革派的理论框架。

艾萨克·迈耶尔·怀斯(Isaac Mayer Wise, 1806~1868)在美国中西部的改革派之中具有绝对权威。怀斯被称为美国犹太教改革派的奠基人。他构建了美国犹太教改革派的组织架构。怀斯的毕生愿望就实现所有美国犹太人的联合。

---

① 黑格尔的“进化论”认为世界统一于绝对精神,而这种“绝对精神”由于受到一种要求自我实现的内部力量的驱动而进入永恒变化的洪流,并不断展现自我。人类的历史、宗教、法律和社会组织等等,也从属于这一发展过程。

② 纳赫曼·科罗赫马尔:犹太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一位虔信犹太教的传统主义者。其深具现代性的历史哲学观被德国改革派采用。著有《当代迷途指津》(*Guide for the Perplexed of the Time*)。

③ 指“犹太民族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是‘永恒的民族’,即不像其他民族那样经历一个兴衰就完成其历史使命,而是可以凭借其无限再生的能力,从衰败中复兴,开始新的发展周期,这种能力源自对绝对精神的深刻理解、反思与信仰。犹太民族在这种生命意志的驱动下,不断引导人类走向绝对精神”(张倩红:《困顿与再生:犹太文化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



1873年,在怀斯的推动下建立了美国希伯来公会联合会(Union of American Hebrew Congregation)<sup>①</sup>。1875年8月,怀斯成立了美国第一所改革派拉比院校——希伯来联合学院(Hebrew Union College)。1889年,美国犹太教改革派拉比们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组织——美国拉比中央大会(Centr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Rabbis,简称“CCAR”)。<sup>②</sup>

怀斯认为犹太教中包含了两类因素:一类是应该被永恒传承的“普遍的宗教内核”,即犹太教中的具有广泛意义的伦理思想;另一类是应该随着时间、地点与环境适时变化的,包括一些繁琐的陈旧的礼仪及习俗。这样才能将犹太教发展成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宗教信仰。<sup>③</sup>可以看出怀斯在思想上继承了盖革、侯德海姆等人的观点,认为犹太教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去民族性”的这一观点,在怀斯那里表现为他所倡导的完全美国化。怀斯强调犹太教的发展要适合美国精神,通过与美国文明的融合而完成自身的重塑与构建。怀斯号召犹太人首先要做美国人,然后做犹太人。怀斯将改革派的思想同美国的现状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获得了广泛认同,因此被称为19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宗教领袖之一。

总体而言,19世纪美国改革派的内部差异小于共性。艾因霍恩思想的继承者科恩发起了1885年的匹兹堡会议。会议制定了被广泛认可的第一部改革纲领《匹兹堡纲领》,怀斯将其称作“改革派的独立宣言”。《匹兹堡纲领》中的声明是德国改革派思想的延续和继承。它将改革派主张去民族性、反传统的意识形态推向了一个巅峰。其标志着改革派与传统犹太教真正的决裂。到19世纪末,犹太教改革派已经在人数上超过正统派,“成为美国犹太人最主要的宗教”<sup>④</sup>。

## 二、《哥伦布纲领》的承认民族性及其社会历史根源

### (一)《哥伦布纲领》与民族性之承认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改革派内部的温和势力逐渐上升,最终成为改革派内

① 该组织联合了美国南部和西部的34座犹太公会成员,这一组织在制度上没有等级关系,是一种合作制的办事机构,其中每个公会都保留了完全的自治权。

② 美国拉比中央大会目的是处理宗教事务。拉比中央大会为改革派会众出版祈祷书、礼拜诗歌及拉比手册。1894年,拉比中央大会又标准化了礼拜仪式。这一切不仅提高了宗教的权威性,而且使犹太教改革派的宗教方针与实践趋于标准化。美国拉比中央大会在犹太教改革派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本文中分析的纲领文件均出自这一组织。

③ Michael A. Meyer, *Response to Modernit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41.

④ Sylvan D. Schwartzman, *Reform Judaism Then and Now*, New York: Union of American Hebrew Congregations, 1971, p. 165.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的主流力量,开始改变改革派意识形态的方向。而标志美国犹太教改革派的基本立场和指导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是1937年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召开的改革派拉比大会上发表的《哥伦布纲领》。纲领对犹太教进行了重新定义,并对犹太教作为“伦理—神教”的伦理道德属性进行全面具体的阐述,强调宗教生活的重要性,提倡加强宗教活动。

纲领界定犹太教为“犹太人民历史上的宗教经验”,这就将犹太人的“民族性”概念注入改革派官方意识形态中。但与此同时,它也认为“尽管犹太教源自犹太人的生活,其内容却是全球性的,旨在于在上帝带领之下实现全人类的团结和完善”。因此,这一时期的改革派依然将犹太教的“普世性”当成犹太教发展的重要使命,但对于犹太教的“民族性”定位不再持排斥的态度,而是承认有民族性的因素存在。

由此可以看出,《哥伦布纲领》对《匹兹堡纲领》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正,但在某些方面依然是一种延续。作为一大转折,我们将重点放在两大纲领意识形态的差异上。《哥伦布纲领》对《匹兹堡纲领》大幅度的修正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新提出“作为一个民族”的犹太人,即承认犹太教的民族性。《哥伦布纲领》将犹太教界定为“犹太人民历史上的宗教经验”<sup>①</sup>,将这种概念注入改革派官方意识形态中。第五条原则重申了上述思想:“犹太教与以色列是精神与肉体的关系。散居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正是由共同的历史和宗教信仰传统(当然这是最重要的)联系在一起。”<sup>②</sup>这种犹太民族性学说超越并抛弃了《匹兹堡纲领》中有关犹太教理论,后者将犹太人仅仅看成“一个宗教社团”,前者则将不信教的或现世主义的犹太人统一视为犹太大家庭中的成员。

第二,对于《圣经》与《塔木德》的态度。《匹兹堡纲领》认为只有体现《十诫》基本道德原则的《摩西五经》具有永久性诫律的特征,而《托拉》的其余律法不具永恒性质。《塔木德》中的律法以拉比们的解释为基础,因此则更少权威性,其约束力更为有限,更具可变性;《哥伦布纲领》则坚持认为:“不论成文的还是口头的《托拉》,都珍藏着犹太人曾不断丰富对上帝的认识,它们保留了历史先例、法规和生活准则。”<sup>③</sup>《匹兹堡纲领》只认为《十诫》具有道德约束性,其他律

① Michael A. Meyer, *Response to Modernit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388-391.

② Michael A. Meyer, *Response to Modernit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pp. 388-391.

③ Michael A. Meyer, *Response to Modernit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pp. 388-391.



法是从某种程度上破坏了犹太教发展步伐的。《哥伦布纲领》则认为包括《塔木德》在内的所有犹太律法都是保证犹太人能遵照上帝旨意生活的道德准则。

第三,关于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决议,是《哥伦布纲领》中最重大的一个变更。前文所述,《匹兹堡纲领》明确表明了犹太教改革派对犹太复国主义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为回应 1897 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世界大会(World Zionist Congress)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同年召开的美国拉比中央大会上,怀斯领导的反民族主义阵营采取了一项捍卫《匹兹堡纲领》的决议,“……兹决定:我们决不赞同任何旨在建立犹太国家的企图。这些企图暴露出对以色列人使命的误解;以色列人使命已从一个狭小的政治和国家领域延展到整个人类,进而促进了犹太先知首先宣扬的博大精深的普世宗教思想的发展……”<sup>①</sup>这条决议在随后的四十年中一直是改革派对复国主义所持的官方立场。而《哥伦布纲领》则改变了之前反对重返巴勒斯坦的态度,开始号召人们帮助修建一个犹太人的家园——巴勒斯坦,“我们认为所有犹太人都有职责建立一个犹太家园,使之成为受迫害者提供的避难港和犹太文化、精神生活中心”<sup>②</sup>。这种面目全新的观点既反映出改革派基本原则的变迁,也折射出它所存在的社会环境已今非昔比。

第四,对待传统宗教仪式的态度方面。与《匹兹堡纲领》中对传统犹太仪式的批评和废弃相比,《哥伦布纲领》更多肯定了一些传统仪式在维护犹太民族性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要求人们遵守安息日、各种节日和宗教节日,保持和发展这些传统、象征和仪式具有启发价值,在礼拜和引导中发掘独特的宗教艺术和音乐形式、使用希伯来语以及地方方言。”<sup>③</sup>并且《哥伦布纲领》着重强调家庭对犹太教发展的重要性,“在家庭和犹太教会堂祈祷,发掘社区传统习惯,可以帮我们深化精神生活”<sup>④</sup>。

《哥伦布纲领》的颁布标志着犹太教改革派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结束了改革派中激进分子一统天下的局面,体现了犹太教改革派显然开始重新考虑自身的发展方向。该纲领中提出了犹太教是“犹太人民历史上的宗教经验”,虽然没有明确表态犹太教是一个民族宗教,但已经承认了犹太教中的民族性。如果说《匹兹堡纲领》是犹太教改革派“去民族性”的巅峰之作,那么相隔半个世

① [美]大卫·鲁达夫斯基:《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傅有德、李伟、刘平译,第 338 页。

② Michael A. Meyer, *Response to Modernit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pp. 388-391.

③ Michael A. Meyer, *Response to Modernit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pp. 388-391.

④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纪的《哥伦布纲领》则是“承认民族性”的一个里程碑。

## (二)《哥伦布纲领》之承认民族性的社会历史根源

改革派对“民族性”的态度之所以会发生逆转,可以归因于诸多历史和社会的因素,主要是反犹太主义的兴起、犹太复国主义的成长以及美国改革派社会成分的改变。

### 1. 新反犹太主义的产生

19世纪末,大规模公开仇视犹太人的现象开始死灰复燃,并相应出现了“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这个新名词。其含义已经超出了宗教信仰范畴,囊括了犹太文化的各个方面。极端反犹太主义的最主要特征是种族主义。在过去为了躲避宗教迫害,犹太人可以采用改宗的方式。而新反犹太主义语境下,“血统”是无法被更改的。

从19世纪末开始,欧洲人开始大举移居美国,包括反犹太主义者。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初掀起了第一次反犹浪潮。在1921年和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些限制性移民法令,大大减少了犹太移民的人数。<sup>①</sup>犹太人在美国被蔑称为“犹太佬”(kikes),参、众两院的议员、保守派人士、宗教顽固派、反黑人者和民众鼓动家都提高嗓门攻击犹太人。<sup>②</sup>虽然美国的反犹太主义最终没有形成大气候,更没有出现类似欧洲的屠杀事件,但是对美国犹太人尤其是一直努力融入美国社会的改革派产生了巨大冲击,迫使那些极力推进“去民族性”改革的激进改革者们进行个人身份的反思,最终那些“曾经坚持犹太人为单纯宗教组织的大多数改革派分子现在改旗易帜,开始把他们自己看作是民族整体的一部分”<sup>③</sup>。

### 2. 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

19世纪70年代出现在欧洲各国的新一轮反犹思潮,让犹太人意识到宗教教义和习俗的现代化并不能为他们赢得政治上的平等权利。1896年,维也纳记者西奥多·赫茨尔发表了一本小册子《犹太国》。书中号召世界犹太人建立一个新的家园。赫茨尔认为西方世界不会接纳犹太人为平等公民。从此,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开始影响犹太人的生活。

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赫茨尔认为犹太人问题已经不再是宗教、社会问题,而是民族问题。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改革与同化是懦弱的表现。所以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剔除民族性,而是将他们从对改革的失望中拯救出来,建立一个真正属于犹太人的避难之地,恢复其民族性。“解放产生了一

① 参见[英]罗伯特·M·塞尔:《犹太的思想》,赵立行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38页。

② 参见[美]雅各瑞德·马库斯:《美国犹太人(1585~1990):一部历史》,杨波等译,第296页。

③ [美]雅各瑞德·马库斯:《美国犹太人(1585~1990):一部历史》,杨波等译,第348页。



种可称为‘外在自由、内在奴役’的处境；犹太复国主义是要重建内在的自由，重塑犹太人朴素的尊严。”<sup>①</sup>

1897年，赫茨尔在瑞士巴塞尔召集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世界大会，并通过了犹太复国主义政治纲领。犹太复国主义旨在“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建设一个为世人认可且在法律上有保障的家园。”<sup>②</sup>随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随着移民传入美国，有犹太社团存在的地区都成立了有关协会，美国逐渐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大本营。

### 3. 改革派内部成员的变化

1881~1914年，美国接收了近200万来自东欧国家的犹太移民。<sup>③</sup>这些来自俄国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派新成员带来了他们的传统：正统的思想、对上帝的信仰、弥赛亚、十诫、一整套传统的习俗和仪式。在他们看来，缺乏礼仪的宗教等于失去了宗教的实质，也就失去了它的吸引力和存在的价值。随着东欧犹太成员的增加和影响的扩大，改革派的民族性倾向也越来越明显。更为重要的是，许多改革派拉比也开始关注并倡导犹太复国主义，例如著名的年轻一代改革派拉比斯蒂芬·怀斯。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关于重建巴勒斯坦犹太国的思想渐渐在改革派内部传播。1935年的美国拉比中央大会在预谋中由犹太复国主义者接管，这是建立新改革派的最初步伐之一。1937年，改革派拉比对纳粹活动作出回应，采纳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计划，这表明，犹太民族主义终于在改革派中站稳脚跟。

基于上述诸多因素的影响，改革派运动的领袖们决定从根本上对本派的基本立场与意识形态进行一次变革，以重新焕发活力。变革的中心目标就是较具争议的《匹兹堡纲领》。1937年，改革派拉比大会正式抛弃了《匹兹堡纲领》，并以新的《哥伦布纲领》取而代之。

《哥伦布纲领》的发布标志着犹太教改革派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而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是20世纪的反犹主义和大屠杀将美国犹太教改革派带进了犹太复国主义的阵营。虽然改革派依然强调犹太教中的普世性因素，但纲领中对犹太民族性的承认，将改革派的风向标从激进转为了保守。在宗教礼仪上，没有完全恢复犹太教传统的宗教仪式，但也部分保留了改革初期对宗教仪式的变革。总体来说是开始向“民族性”的回归。

<sup>①</sup> Michael A. Meyer, *Response to Modernit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p. 337.

<sup>②</sup> [美]大卫·鲁达夫斯基：《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傅有德、李伟、刘平译，第342页。

<sup>③</sup> 参见[英]罗伯特·M·塞尔：《犹太的思想》，赵立行等译，第631页。

### 三、《旧金山纲领》的强调民族性及其社会历史根源

《哥伦布纲领》的出台是犹太教改革派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转折点,它催生了名词“新改革派”,当然这是为区别起源于欧洲、理性主义至上的“古典改革派”。通过对两份纲领文件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时代的改革派成员意识形态上近乎 180 度的大转弯。对犹太人民族性的认可以及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使新改革派在对某些问题的态度上更接近美国的保守派。然而《哥伦布纲领》在美国的发布,并没有解决欧洲犹太人面对的问题——被驱逐,被屠杀。美国对于移民配额制度的出台以及作为巴勒斯坦托管者英国对犹太移民的控制,使犹太人在遭受迫害的情况下无处可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以色列国家的建立,进一步推动新改革派向更保守的方向发展。

#### (一)《旧金山纲领》与民族性之强调

在 1976 年的美国希伯来联合会与希伯来联合大学的百年会议上,改革派站在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当下,推出了一份新时代的改革纲领——《旧金山纲领》。《旧金山纲领》总结了犹太教改革派百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学习到的经验教训,重新为犹太教改革派在未来的生活中提供了一份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文件。

与《哥伦布纲领》相对比,《旧金山纲领》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延续,它继承了《哥伦布纲领》中对律法、文献及宗教礼仪上改革的方向,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所加强,特别是在对“民族性”的认同感方面。具体来看:

第一,更强调犹太教的民族性。“大屠杀”所带来的冲击让改革派开始反思,他们意识到自身的过于乐观,世界并不是他们所设想的人性本善。盲目地追求融入主流社会的做法,并不能解决犹太人自身的问题。认识到犹太教在融入现代化多元文化的同时,要考虑到犹太民族的独立性,保持“共存”才是正确的改革方向。以色列国家的建立让他们摆脱了不自信,并“将犹太人的民族精神提升到热情贡献的新高度”<sup>①</sup>,再次让犹太教回归成一种语言、民族、文化与宗教相互交叉组合的特点,重申了“我们的宗教和民族是不可分的”。对于犹太民族来说,现代化社会中的一些价值观是不适用于犹太人的,“我们不要过于依赖于社会价值

<sup>①</sup> Michael A. Meyer, *Response to Modernit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pp. 391-394.



观,而是鞭策我们不断寻找犹太教义中的永恒正义”<sup>①</sup>。

第二,强调宗教仪式与会堂的重要性。为促进犹太民族存续、增强犹太民族生存能力,就应该“多参加犹太会堂和社区所组织的各项活动”<sup>②</sup>。而“在犹太教仪式中,无论认知如何相异,改革派都要遵循犹太教传统的要求,践行个人自治,以承诺和知识为基础进行选择 and 创造”。

第三,强调以色列国家的重要性。以色列国家的建立,虽然没有结束犹太人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基本格局,但一个完全彰显犹太民族性的国家的成立,让犹太人拥有了真实的“精神家园”,只有以色列会敞开怀抱接纳所有的犹太人。而“以色列国家和犹太人离散的良性互动向世人证明,一个民族可以超越其所认同的国家主义,为过分关注教区目标的人们树立了一个榜样”<sup>③</sup>。同样,作为一个犹太人,自身的职责就是“维护国家安全,保证国家的犹太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纲领第一次规定了改革派今后的改革标准:“如何融洽又不失积极地与多样性共存成为检验我们特性和原则的标准。”“与多样性共存”表明美国改革派开始将犹太人的生存问题视为一个民族的生存问题,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重新被写入纲领,并强调犹太教与犹太民族的不可分离,“在我们漫长的历史中,我们的民族怀着救世主般的希望期待人类赎罪,我们的民族和宗教从来都是不可分离的”<sup>④</sup>。在对待以色列国家的问题上,改革派以“维护国家安全,保证国家的犹太性质”为己任。虽然纲领依然将“普适性”作为犹太教未来的发展方向,却也在第六点明确了自身的职责——“保证续存”,并重申犹太教具有民族性与之发展为普适性的宗教并不矛盾,“犹太教价值通过犹太人为世人服务而实现的观点为社会普遍接受,这恰恰证明了普救说的发展”。“对人类的普世关怀与我们对自己民族的忠诚并行不悖……犹太教要求我们对全人类和自己的民族同时承担起责任。”<sup>⑤</sup>

可以看出,《旧金山纲领》标志着改革派对犹太教传统的进一步回归。“独立自主”是这次会议所追求的基调。纲领在集中反映了当时犹太人所面临的各种

① Michael A. Meyer, *Response to Modernit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pp. 391-394.

② Michael A. Meyer, *Response to Modernit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pp. 391-394.

③ Michael A. Meyer, *Response to Modernit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pp. 391-394.

④ Michael A. Meyer, *Response to Modernit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pp. 391-394.

⑤ Michael A. Meyer, *Response to Modernity: A History of the Reform Movement in Judaism*, pp. 391-394.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状况,作为一份“百年展望”的纲领文献,具体谈到了要确保犹太人生存的需要。《旧金山纲领》明显表现出了改革派以犹太民族为荣的自豪感,犹太国家的建立将犹太人的民族认同感提升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强调民族性”自然必定成为改革派前进的方向。

## (二)《旧金山纲领》强调民族性的社会历史根源

作为犹太教改革派在美国发展的第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文献,《旧金山纲领》的特点是对民族性的强调和对传统回归的重视。虽然1937年的《哥伦布纲领》已经标志着改革派由激进转为保守,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犹太人的屠杀,以及随后建立的以色列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改革派之前对民族性暧昧不明的态度,导致改革派需要制订出《旧金山纲领》以表明其对犹太民族性态度的回归。

### 1.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上台,把犹太人推向了黑暗的深渊。希特勒上台后,迫害针对的不只是信仰犹太宗教的人,而是扩大到所有与犹太相关的人。血缘六代之内的有犹太血统的任何人都不能幸免。1935年的纽伦堡纳粹党集会上,公布了一项永久性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身份的法律。

1933年后德国出现了“死亡集中营”,1938年10月,德国政府突然将大约12000名波兰犹太人驱逐出东部的边境,有近5000人在渺无人烟的荒野中陷入了绝境。波兰原有的600处犹太会堂全部被摧毁;成千上万的犹太家庭受到袭击和搜查,并且有大约3万人被投入了集中营,在那里他们受到了难以想象的野蛮虐待,直接导致了数千人的死亡。<sup>①</sup>

1939年9月1日,德军发动闪电战入侵波兰,迅速占领了波兰全境。蓄谋已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波兰犹太人开始佩戴“耻辱牌”,强制迁入“隔都”生活。最大的“隔都”设在华沙,于1940年建成并启用,大概容纳35万犹太人。德军先后在多个国家建立犹太人集中营<sup>②</sup>,从1942年开始,关于死亡集中营的报道开始散播到外界。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生活在欧洲的900万犹太人,有600多万人惨遭杀害。这个数字代表了世界总体犹太人口的1/3。<sup>③</sup>

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加重了犹太人的不安全感,犹太人开始比以往更团结,民族认同感也开始史无前例地增强。当我们回顾犹太人的历史,他们在1000多年

① 参见潘光、陈超南、余建华:《犹太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

② 如马一达内克、比尔采克、特雷伯林卡以及最著名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③ 参见潘光、陈超南、余建华:《犹太文明》,第283页。



的流散生活中保持了独特民族性,是跟犹太人一直遭遇的歧视与迫害有关的。每一次迫害犹太人的事件发生,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犹太人的自我认同感。因此,大屠杀不但没有消灭犹太人的民族性,反而引发了民族认同的小高潮。

远在“自由之邦”美国的犹太人同样震惊于大屠杀的残酷,“生存危机”让美国犹太教改革派从追求世界和平与公正的理想中突然醒来。他们意识到,犹太人的生存才是首要问题。寻找一个避难所重新建立犹太人的生活,这种需要使得创建一个犹太国家的任务变得更加迫切。对犹太复国主义态度已经转变的新兴改革派,也同样感受到了紧迫性,由此开始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

## 2. 以色列国家的建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德国的投降,英国的工党政府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对建立犹太国政策的同情,因而将世界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希望激发到了一个异常的高度。但是具体实施起来困难重重,因为巴勒斯坦已经成为其他民族生活的土地。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已经是当地阿拉伯人生存的家园。作为巴勒斯坦的“托管”者,英国在权衡了各方的利益之后提出了一项方案,以期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这项方案是,在巴勒斯坦地区再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即把巴勒斯坦划分为两个自治区域,一个属于犹太人,而另一个属于阿拉伯人,并且有两年的过渡时期。在此时期,巴勒斯坦政府保持其控制权并在这个过程中接纳 15 万名犹太人。1947 年 11 月 29 日,在联合国以超过 2/3 多数赞成的情况下批准了这一分治方案。1948 年 5 月 14 日,英国按照原有计划撤出“托管”地。一个自治的犹太国家——以色列诞生了。<sup>①</sup>

犹太国家的建立从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犹太人生存的危机感。因为“大屠杀”,几乎所有的美国犹太人都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将自己的命运跟以色列紧紧联系在一起。1967 年的“六五”战争中以色列的胜利,又使他们狂喜,使他们为以色列、为自己是犹太人而自豪。以色列成了全球犹太人共同的纽带,是他们的信仰、团结与忠诚新源泉。

社会现实性促使美国犹太教改革派开始将目光的重点投向“关注犹太人生存”这一问题上。《旧金山纲领》正是改革派关注点转型的产物。《旧金山纲领》是改革派普世主义理想与犹太民族特性的结合。对于已经成立的以色列国,改革派在行动上作出了极大的支持。大屠杀让改革派将眼光从遥远的普世目标上收回,着眼于犹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sup>①</sup> 参见[英]塞西尔·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黄福武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59 页。

## 四、新《匹兹堡纲领》的复兴民族性及其社会历史根源

### (一)新《匹兹堡纲领》与民族性复兴

这是美国拉比中央大会于1999年5月在匹兹堡大会上推出的一份新纲领，旨在帮助犹太教改革派制定一份面向21世纪的行动指导性文件。

新《匹兹堡纲领》意在“复兴犹太人的民族性”，其表现在：

第一，纲领开篇便点明主题——“此原则综述坚持犹太教的中心原则是：上帝、托拉、以色列人”，“我们坚信上帝的真实性和唯一性，尽管我们可能对上帝的存在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坚信犹太人通过永恒的契约与上帝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我们对于创造、启示、救赎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坚信托拉是犹太人生活的基础。”<sup>①</sup>我们知道自上帝与犹太人立约选择犹太人为他的特选子民开始，上帝、托拉、犹太人便构成了传统犹太教的最核心内容。上帝赐予犹太人的以“托拉”为一切行事的准则，托拉是联系上帝与犹太人的最重要中介。

新《匹兹堡纲领》重新将犹太教的核心定位在上帝、托拉和以色列人三要素上面，可以看出犹太教改革派回归传统的决心与魄力。当然改革派并不是照搬硬套，而是在这一原则确定的同时，也认可了改革派在习俗上的多样性，这样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第二，强调学习希伯来语、遵守安息日以及恢复犹太纪念性节日的重要性，“它是托拉和犹太礼拜仪式的语言，学习它我们才能更接近神圣的文本，”因此主张“以色列之外的犹太人学习希伯来语，作为他们的生活语言”。<sup>②</sup>在很多将英语及本国语言作为犹太教祈祷和日常用语的今天，改革派重新提倡学习希伯来语，是因为希伯来语具有宗教的属性。语言作为犹太教文化的因素之一，也是具有宗教的神圣性的，恢复语言的使用其意义在于增强犹太民族的认同感。除此之外，对安息日戒律的严格遵守，以及犹太纪念性节日的恢复，也同样在一定意义上增强了犹太人的民族认同感。

第三，遵守律法的重要性。作为一个神圣的民族，应当终生都致力于学习，而“通过学习托拉，我们被叫作律法主义者，使得我们的生活神圣化”<sup>③</sup>。托拉作为上帝赐予犹太人予以遵守的神圣法典，改革派强调犹太民族应该致力于不断地学习和实践整部律法。“一些神圣的律法一直被犹太教改革派所遵守着，其他的一

① 译自 <http://ccarnet.org/documentsandpositions/platforms/>.

② 译自 <http://ccarnet.org/documentsandpositions/platforms/>.

③ 译自 <http://ccarnet.org/documentsandpositions/platforms/>.



些律法包括古代和现代的,因为我们这个独特时代缘故,需要重新得到关注。”<sup>①</sup>

第四,重申了犹太会堂在维护民族性上的重要作用。提倡人们经常参加由犹太会堂及其他社区组织的学习活动,甚至在家里,也应该坚持学习,并且犹太会堂内举行的宗教仪式,都能促进犹太人自我认同感的提升。“我们通过把犹太会堂作为社区生活的中心,提升我们生活的精神、智力和文化质量来提高以色列民族(整体素质)。”<sup>②</sup>

第五,鼓励流散世界的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国家或者增加相互间的交流。以色列国家的建立给犹太人提供了一个实体的“精神家园”,然而现代社会多元化,以及对世俗物质生活的过多追求,让很多犹太人放弃移居以色列,而是选择在工业更发达的美国定居。在这种情况下,世俗犹太人会越走越远,完全遗忘了自己的民族与宗教。因此鼓励犹太人重新移民以色列或者多到以色列走动,在这块“上帝应许之地”上得到犹太民族宗教与文化的洗礼,可以提升犹太人的民族认同感,以保持犹太教的生存与发展。

第六,也是与前面所有改革派纲领差异最大的一点——放弃犹太教的普世性。自改革派产生以来,对犹太教普世性的肯定就一直没有被放弃过,他们始终将犹太教看作一个伦理道德至上的宗教,是优于其他任何宗教的。甚至一度为了犹太教的普世性而放弃犹太民族性。但随着“大屠杀”发生和以色列国家的建立,世俗犹太人数量的增加,改革派开始将目光从拯救全世界的人类,转移到了犹太人自己民族本身。“犹太人生存问题”“犹太文化延续的问题”以及“犹太民族性问题”都已经超越了改革派对“犹太教普世性问题”的关注。所以,“我们致力于推动犹太教在全世界的进步,使得它成为犹太人一种有意义的宗教生活方式”<sup>③</sup>,而不是“全人类”的一种有意义的宗教生活方式。正如拉比雅各·瑞德·马库斯指出的:传统改革派在今天难以为继,它曾经想拥抱全世界,到头来却发现只拥抱了它自己,它曾经想拯救世界,而新改革派如今却只想拯救犹太人。<sup>④</sup>

除此以外,纲领再次重申了犹太教中只有灵魂不朽,而不承认肉体复活的概念,并且“保证实现犹太教改革派的历史许诺,即实现犹太生活中完全的男女平等”。对于异族通婚及同性恋者,改革派也给予了认同。

## (二)新《匹兹堡纲领》之复兴民族性的社会历史根源

二次大战前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震惊了美国人,战后美国社会对犹

① 译自 <http://ccarnet.org/documentsandpositions/platforms/>.

② 译自 <http://ccarnet.org/documentsandpositions/platforms/>.

③ 译自 <http://ccarnet.org/documentsandpositions/platforms/>.

④ 参见[美]雅各瑞德·马库斯:《美国犹太人(1585~1990):一部历史》,杨波等译,第280页。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太人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这种宽容的气氛,使犹太人因“大屠杀”而紧张不安的情绪松弛下来,反而使一度增强的民族凝聚力减弱。以色列在中东的生存成为既成事实,也使美国犹太人打消了对自身未来命运的担忧。在二战后中东四次大规模冲突中,以色列不但生存下来,而且冲出国界向外扩张,占领了整个巴勒斯坦及大片阿拉伯国家领土。特别是1979年埃以签订和约后,打破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长期全面的军事对抗,阿以关系逐渐走向缓和。<sup>①</sup>当以色列的生存问题已失去在美国犹太人心目中的头等重要地位时,犹太复国主义对美国犹太人的号召力也失去了效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犹太人便失去团结的动力,而日益把注意力转移到日常生活上来。

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美国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及“犹太性”态度较为冷漠也是美国犹太人民族意识淡薄的一大原因。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战后出生的一代美国犹太人成长起来,他们没有经历过纳粹“大屠杀”的年代,没有涉足过其祖先颠沛流离、备受歧视的环境,所以他们无法想象父辈们所经历的那个世界。这样一代在宽松的环境中成长、在富裕的家庭中生活、受美国个人主义文化熏陶、拥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年轻人,从未把自己视为流散在世界各地的难民,也不会把自己视为受美国“保护”的少数民族。他们关注自身的物质享受,希望加入到美国主体社会并与之融合,而对父母终日灌输的犹太人的苦难历史、犹太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的说教不以为然。

犹太人与异族通婚比例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也淡化了犹太人的族群意识。有数字表明,20世纪初期,美国犹太人中98%是在教内通婚,但是到了20世纪中期,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的比例达到了20%。这样,犹太人与异族的通婚很大程度上解构了传统的犹太社会,加快了犹太教世俗化的进程。<sup>②</sup>

70年代以来,美国犹太人对犹太教的感情越来越淡漠,宗教认同感下降。1973年进行的“全国犹太人口研究”发现,全美犹太家庭中,53.1%的家长没有参加犹太教组织;60.2%的人虽然参加宗教活动,但并不积极;只有14.3%的人参加宗教活动“积极”或“很积极”。<sup>③</sup>进入90年代,宗教影响力下降更为明显。1991年,约有110万美国犹太人不信仰犹太教,这在犹太人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即使在认同犹太教的人中,只有30%的人自称是犹太教徒。宗教认同感的下降,使美国犹太人统一的道德规范松弛,严重削弱了犹太民族的凝聚力。

① Jonathan D. Sarna, *American Judaism: A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78.

② 参见唐立新:《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美国犹太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深圳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③ 参见李晓岗:《战后美国犹太人民族凝聚力的盛衰》,《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



面对犹太人对信仰淡漠的状况,美国拉比中央大会于1999年5月在匹兹堡召开大会并制订出一份面向21世纪的行动纲领——新《匹兹堡纲领》。

新《匹兹堡纲领》是对传统犹太教的更深层次的回归,纲领强调了犹太教在维护犹太民族存续并支撑其不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不论是生活在以色列国内还是散居在世界其他国家,都应严格按照犹太教律法的规定进行生活。纲领中对犹太教古老传统的一再强调,目的是希望在现代多元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犹太人不应过多地被世俗生活所诱惑而放弃自己的民族信仰,犹太人应当以犹太教中的伦理道德来规范自己的生活,并且在犹太教的反复学习中增强民族自我认同感,以保证犹太教的可持续发展。

如今,改革派重新拾起了犹太饮食法,严守安息日,甚至有些人重新采纳了传统礼俗,如经匣(tefillin),就是在平日早上祈祷的时候戴上经匣;还有 tashlikh,即在光明节,仪式性地“将我们的一切罪投入深海”(《弥迦书》7:19)。观察者注意到,“先前被改革派犹太人所抛弃的礼仪现在被重新接受,而他们也渴望积极参与到公会祈祷和家庭仪式中来”<sup>①</sup>。同时,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应对新问题也有了相应的改革方针:美国希伯来公会联合会开始接纳男女同性恋公会;安息日仪式通常移至星期五晚上举行。此外,关于犹太人身份的认定也发生了变化:1984年,美国拉比中央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规定:父亲是犹太人而母亲是非犹太人的人,只要表现出犹太忠诚就被当作完全合法的犹太人。<sup>②</sup>

## 结 语

在困顿交加的犹太民族流散历史中,犹太人不仅面临着生存困境,更经受着强大的精神压力。在那些黑暗的岁月中,在与外界隔绝的“隔都”中,宗教是凝聚犹太人的黏合剂,更是犹太人在困境中仅有的精神寄托。一代代的犹太拉比与贤哲用毕生的努力设藩篱以护托拉,维护着犹太教的生存与发展。无论此时彼时,犹太人的生活与自身的宗教息息相关。

从18世纪末开始的犹太教改革运动在200多年生存与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犹太教改革派从反传统到回归传统的四个阶段。假使以纲领文件作为四个阶段的标志,那么《匹兹堡纲领》为“去民族性”的第一阶段,《哥伦布纲领》为“承认民族性”的第二个阶段,《旧金山纲领》为“强调民族性”的第三阶段,新《匹兹堡纲领》则为“复兴民族性”的第四个阶段。每一纲领都是为了犹太教在当下的历史

① Jonathan D. Sarna, *American Judaism: A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302.

② 参见[美]雅各瑞德·马库斯:《美国犹太人(1585~1990):一部历史》,杨波等译,第279页。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社会背景下得到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改革派对犹太教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目前为止,美国犹太教改革派共制定了四个纲领。这四部纲领分别指导了不同时期内,改革派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做事准则。回顾犹太教改革派发展的历史,时间跨度一个半世纪,地点从匹兹堡到哥伦布、旧金山,又回到匹兹堡,其意识形态却分别走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一场复兴犹太教,捍卫犹太民族性的战争将会在 21 世纪的美国上演。